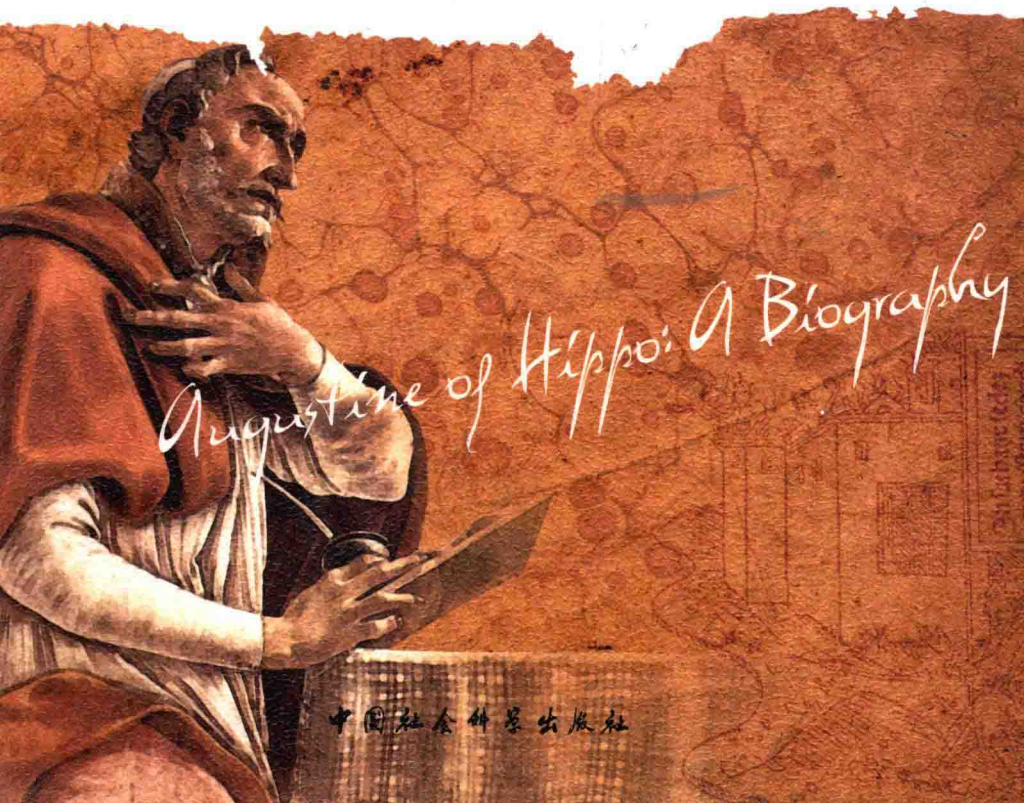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 Studies on History and Thought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奥古斯丁 希波的

[美] 彼得·布朗 (Peter Brown) 著 钱金飞 沈小龙 译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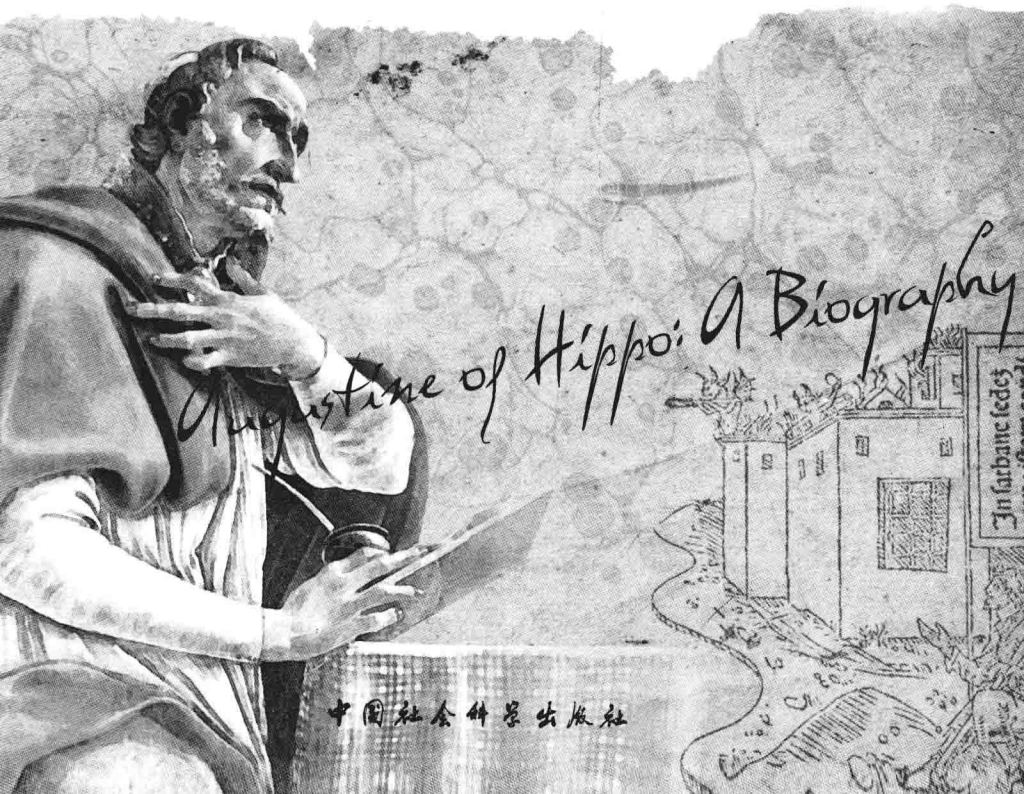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 Studies on History and Thought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奥古斯丁 希波的

[美] 彼得·布朗 (Peter Brown) 著 钱金飞 沈小龙 译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2013-70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波的奥古斯丁/(美)布朗(Brown)著;钱金飞,沈小龙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ISBN 978-7-5161-3265-4

I. ①希… II. ①布… ②钱… ③沈… III. ①奥古斯丁, A. (354~430) — 传记 IV. ①B50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528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y Peter Brown.

Copyright © 1967 by Faber and Faber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游冠辉
责任编辑 陈彪
责任校对 刘峒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653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主 编 章雪富

副主编 孙 毅 游冠辉

“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总序

本译丛选择现代西方学者的思想史研究经典为译介对象。迄今为止，国内译介西方学术著作主要有两类：一是西方思想的经典著作，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等；二是现代西方思想家诠释西方思想史的著作，例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等。然而，国内学术界对基于专业专精于学术富有思想底蕴的学者型的阐释性著作却甚少重视，缺乏译介。这就忽视了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一维，也无益于西方思想史的真实呈现。西方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却是相反：学者们更重视富有启发性的专业研究著作。这些著作本着思想的历史作历史的发微，使思想史的客观、绵延和更新的真实脉络得到呈现。本译丛希望弥补这一空缺，挑选富有学术内涵、可读性强、关联性广、思想空间宏阔的学者型研究经典，以呈献于中国学术界。

本丛书以“历史与思想”为名，在于鲜明真实地把握思想脉络须基于历史的把握方式，而不是着意于把一切思想史都诠释为当代史。唯有真实地接近思想的历史，才可能真实地接近历史鲜活的涌动。

本丛书选译的著作以两次地中海文明为基本视野。基于地中海的宽度，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多维交融、冲突转化、洗尽民族的有限性，终能呈现其普世价值。公元1世纪至6世纪是第一次地中海文明的发力时期，公元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西方文明的第二次发力。这两次文明的发生、成熟以及充分展示，显示了希

腊、罗马和基督教所贡献的不同向度，体现了西方思想传统的复杂、厚实、张力和反思力。本丛书所选的著作均以地中海为区域文明的眼光，作者们以整体的历史意识来显示不同时期思想的活力。所选的著作以此为着眼点，呈现社会历史、宗教、哲学和生活方式的内在交融，从而把思想还原为历史的生活方式。

主编 章雪富

2008年12月16日

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我决定在原来的奥古斯丁传记重印本中添加一个包含了两个部分的“跋”。我希望能够公正地展示出最近新发现的、大量的奥古斯丁的信件和布道辞。我也希望能够展示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奥古斯丁研究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变化。我决定，不对原版文字做任何的变动。不然的话，一方面非常麻烦，另一方面，无论如何都有点狂妄。因为这部传记绝没有打算成为一项对奥古斯丁的综合性研究，对任何时代都是有效的，所以需要将其看作是一本科学指南而不断地更新。这本书不过是一位年轻的学者在其学术生涯的一个特别的时期所写的一部作品。通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写的这部传记中添加一个“跋”，我希望自己能够遇到那位年轻人——那位只有我现在一半岁数的年轻人，就像在转过一个拐角时和他不期而遇。我想，他会因为遇到我并了解到许多新发现而激动不已。奥古斯丁一生中的许多他一无所知的事情，如今已经得到了明证。在现代的奥古斯丁研究中，有些主题会让他非常感兴趣，数量也多得让他做梦都想象不到。奥古斯丁研究的一些全新的视野已经被打开了，这将补充或更正他最初所写的东西。我希望，现在的读者也能够经历这样一种惊喜，尽管他们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他们将不但能够读到那本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写的传记，而且还能看到奥古斯丁人生中的的一些新的方面，只是随着这些新的信件和布道辞在 1981 年、1992—1996 年的出版，这些方面才为我们所知。他们还将看到一篇对现代奥古斯丁研究的综述，这篇综述能够使他们从一个很不相同的角度，去回顾他们刚刚阅读的这部作品。

我保留了原书中的大事年表。然而，读者们应该明白，大事年表中所提到的许多作品，如今都有英译本了。奥古斯丁部分作品的写作日期既没 viii

有遭到质疑也没有受到改动。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日期改动本身无关紧要；但我们必须要记住：即便是对奥古斯丁一些不太重要的作品（如布道辞和信件）的日期进行重新认定，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对奥古斯丁生活环境和他思想变化的判断。我并没有将这些变化记录在这本书的大事年表中，读者们可以随着我的叙述，对照使用这些大事年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我在“跋”中所提到的那些现代作品将足以表明如今存在着哪些译本，将让读者们清楚地了解奥古斯丁生平和著作年表中哪些方面已经被修正了，以及这些修正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最后，奥古斯丁研究发展很快，在这样一个发展很快的领域内（尤其是在这一幸运的时代里，对最新发现的证据的解读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在此作出如下声明：在这篇“跋”中，我只能把自己可以在美国得到的、出版日期最晚为1998年底和1999年初的著作考虑在内。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左右起到现在我一直都在从事奥古斯丁研究，但如果我不能从同伴学者们大量的杰作中吸取养分的话，这篇“跋”无论如何都达不到现在这个水平。对于那些随意的读者而言，“跋”中的那些注释不过是作者博学的一种常见的表现而已，但我而言，却远非如此，其中饱含着许多温暖的记忆，饱含着我的感谢和钦佩之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古尔万·马代克（Goulvin Madec）和弗朗索瓦·多尔博（François Dolbeau），他们无与伦比的知识和批判技能，对这篇“跋”的最终定稿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还要感谢马克·维西（Mark Vessey）在这篇“跋”的每一个写作阶段，异常敏锐地阅读了每一个章节。当然，“跋”中和原书中的任何错误，都由作者本人负责。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市

普林斯顿大学

1999年3月17日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将奥古斯丁生活的一些经历和特点展现给读者们。这不仅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而且还因为他本人就是不断变化的。当奥古斯丁还是一个学校里的小男生时，他生活在一个十分安全的行省内，经常为狄多和埃涅阿斯^[1]的故事感伤不已。在描述奥古斯丁的生平时，那位研究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学家可能从这些事件开始，描写到奥古斯丁作为北非一个港口城市的主教去世为止——而当时那座城市正被一伙来自瑞典南部某部落的入侵者所封锁。他也可能将注意力放在奥古斯丁自身的一些更让人难以捉摸的变化之上：他总是被一些细枝末节（比如不过是向朋友打招呼时用语的变化）提醒去关注奥古斯丁那漫长的心路历程。然而，最为困难和难得的，就是这位历史学家试图将精力集中在这个重要的领域，在那里奥古斯丁的内任变化和外在变化是相互影响的。奥古斯丁将不得不面对新环境带来的挑战，他的生活方式也将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些冗长的日常事物所改变；反过来，通过和他自身所关注的事物的微妙结合，外部环境也将在不同的时期展现出不同的意义。通过写作、行动以及影响一批数量不断增加的人群，奥古斯丁势必加快他周围世界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之剧丝毫不亚于他内心深处的变化。如果我能够使人们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变化之间微妙的交叠留有某些印象，进而使人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有可能探悉一个生活在如此遥远过去的人物，那么我就十分满足了。

这样的设想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奥古斯丁一生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在探寻我正在追踪的变化时，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我已经被牵引，顺着山坡向上攀爬。打个比方，我发现自己已经

x 超越了奥古斯丁作为主教所从事的那些日常工作的平原，但远远够不着他沉思三位一体的高峰。然而，我敢肯定，我不会为了自己的设计而故意隐去奥古斯丁生平的某些部分，也不会对他深邃的思想作任何的压缩。至少，我敢肯定，过去的几代人已经对奥古斯丁做出了如此之好的研究，以至于如果我不能够公正地评价他生活、思想以及个性的多个方面，那么别人就会来纠正我的那些删减。读者们还应当明白，对我而言，我经常提及的很多作者，并不仅仅是一些名字，他们的观点有力地支持或者是补充了我的看法：他们就是那些我能够有幸站在其肩膀上的巨人。

尽管我们很幸运，有一些由现代人撰写的传记作为路标^[2]，但对奥古斯丁的研究是没有穷尽的。就像奥古斯丁跳出自己的研究一样，人们也只有从自己的研究中跳出来，才能领会“当人以为完毕时，他却正在开始”（《便西拉智训》18章6节）的涵义。为此，我就尽可能地参考那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但那同时意味着，在涉及那些我不得不接触的各个问题时，我必须要论及各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以及各个观点的内在涵义，尽可能地做到不遗漏。尽管一些学者的成果也很重要，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已经为当代的奥古斯丁研究者所吸收，因此我就省略了这些学者的成果，而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有些问题充满争议，面面俱到地论述每一个争议是不可能的，因为有时一个争议就可能占据整卷的篇幅，所以我必须避开许多很有争议的观点。我还可以肯定，那些包含在我书中的著作和文章，将会像植物一样，一旦被拔起，就会带出现代人对奥古斯丁及其时代研究的整个根系。

xi 我首先要向牛津万灵学院院长以及学院的各位同仁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只有那里极为罕见的宁静，才能够使我有考虑开始这项工作；只有那里极具特色的学术氛围，才能够激励我，使我保持活力，直到完成本书的写作。而我也将自始至终按照晚期罗马帝国史专家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教授提出的较高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还要感谢许多学识渊博的朋友们的帮助，是他们，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鼓励着我；是他们，在我完稿之后，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校正我的错误。其中，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尊敬的帕克（T. M. Parker）博士，还有查德威克（H. Chadwick）教授和罗伯特·马库斯（Robert Markus）。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的博学以及他对奥古斯丁那个时代的某些方面所作出的深刻评价，使我受益良多。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欠自己学生的实在是太

多了，很难一一说清楚。每年为数不多的牛津现代史学院的本科生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好奇心，穿过连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连接历史学、神学和哲学之间的桥梁，这些桥梁既渺无人烟，又充满变数。这种热情和好奇心又强化了我对奥古斯丁及他那个时代的迷恋。

若没有迈克尔·华莱士（Michael Wallace）细致入微的关怀、极大的热情以及在文献书目方面的才能，这本书是不可能付梓的。读者们也应当和我一样，感谢他编撰的年代表和所有奥古斯丁著作的英译本书目。感谢海斯洛普大学（Heythrop College）的沙利耶神父（Father Charlier）为本书所作的索引。我还要向那位不畏辛劳、拥有高超打字技巧的希拉·克莱顿（Sheila Clayton）夫人表达我的谢意。最后，在我们共同奋斗的过程中，我的妻子让我领会到了奥古斯丁如是评价的力量，即“朋友就是一个能够和自己分享肺腑之言的人”。

万灵学院，牛津

1966年6月

注释

- [1] 狄多，罗马神话中迦太基的女王和建国者；埃涅阿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英雄。——译者注
- [2] 比较著名的有 C. Andresen, *Bibliographia Augustiniana*, 1962, T. Van Bavel, *Répertoire bibliographique de S. Augustin*, 1950—1960 (*Instrumenta Patristica*, III), 1963—5502 titles; E. Lamirande, ‘Un siècle et demi d’ études sur l’ ecclésiologie de S. Augustin’,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viii, 1962, pp. 1-124-988 titles. 每年,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会出版详尽的《奥古斯丁学刊》(*Bulletin augustinien*), 约 400 种。

关于圣奥古斯丁已有和正在译为英文的著作如下：

《神圣大公教会教父丛书》(*A Library of the Fathers of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牛津，1838—1858年。

《奥古斯丁文集》(*The Works of Aurelius Augustine*)，爱丁堡，1871—1876年。

《教会的教父》(*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纽约，1947—。

《古代基督教会的作家们》(*The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威斯敏斯特、马里兰和朗文，伦敦，1946—。

《基督教古典丛刊》(*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伦敦，1953—1955年。

《尼西亚及后尼西亚教父著作选集》(*A Select Library of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纽约，1887—1902年（选自牛津和爱丁堡译本，增加的译本将在表里说明）。

入选的布道辞已被译为英文的如下：

《关于新约中某些教训的布道》(*Sermons on Select Lessons of the New Testament*)，牛津，1844—1845年。

《登山宝训注释及相关的十七篇布道》(*Commentary o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with seventeen related Sermons*)，纽约，1951年。

《圣诞节和主显节的布道》(*Sermons for Christmas and the Epiphany*)，伦敦，1952年。

《184年到265年之间的布道》(*Sermons 184 - 265*)，纽约，1959年。

入选的书信发表情况如下：

爱丁堡，1872—1873年（相当完整）；伦敦，1919年（只有一小部分的选译）；伦敦，1953年（入选的作品尽管很多，但并不完全）；纽约，1951年（这将成为一套完整的系列丛书）。

列在大事年表中、并在伦敦出版的一些译文同时也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出版。

在脚注中，我将遵照传统，使用如下书名和版本的缩略语形式：

Misc. Agostin. i = Morin, Sermones post Maurinos Reperti, *Miscellanea Agostiniana*, i, 1930

P. L. = J. P.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volume number in Roman, column in Arabic numerals)

Vita = *Sancti Augustini Vita a Possidio episcopo* (esp. inf. p. 412,
n. 4)

第一部分 354—385 年

大事年表一	(2)
1 非洲	(3)
2 莫尼卡	(15)
3 教育	(25)
4 智慧	(33)
5 摩尼教	(41)
6 朋友	(61)
7 成功	(67)

第二部分 386—395 年

大事年表二	(78)
8 安波罗修	(81)
9 柏拉图派	(93)
10 哲学	(109)
11 基督徒生活中的悠闲时刻：卡西齐亚库	(125)
12 奥斯蒂亚	(141)
13 上帝之仆：塔加斯特	(147)

14	公教会的长老：希波	(155)
15	迷惘的将来	(165)
16	忏悔录	(179)

第三部分 395—410 年

大事年表三	(208)
17 希波·雷吉乌斯	(213)
18 有益的意见分歧	(233)
19 教会在哪里？	(245)
20 出场	(263)
21 惩戒	(273)
22 上帝的选民	(287)
23 基督教文化	(305)
24 “始终寻求他的面”	(319)

第四部分 410—420 年

大事年表四	(334)
25 世界的晚年	(339)
26 浩瀚而费力的作品	(355)
27 外来公民	(373)
28 合一的取得	(393)
29 帕拉纠和帕拉纠主义	(405)
30 重审恩典	(421)
31 最牢固确立的信仰	(437)

第五部分 421—430 年

大事年表五	(450)
32 埃克拉努姆的朱利安	(453)
33 预定论	(475)
34 晚年时代	(489)
35 罗马统治下的非洲的终结	(503)
36 去世	(513)

跋

1 新证据	(523)
2 新方向	(569)
参考文献	(614)
索引	(640)
译后记	(661)

第一部分

354—385 年